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四十一目錄

兵部四

侍郎

傅鳳翔　謝蘭

鮑象賢　趙孔昭

吳嘉會　蕭廩

賈三近　許孚遠

郎中

吳鎣　陳愷

陶滋　李學詩

員外郎

閔岐鳳　陸震

楊繼盛

主事

梁焯　王冕

仁和俞思冲

吳興茅元儀　同校

錢塘徐象橒　刊行

目錄畢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四十一

兵部四

侍郎

贈右都御史兵侍應臺傅公鳳翔墓志銘

何遷

明興虜伏漠北不敢窺塞下乃窺塞下自正統間始時朝臣率多明習邊事亦類以勳伐著其前遠不大傳弘正以來馬忠肅文昇劉忠宣大夏其最奕然顯者也嘉靖初楊邃菴一清王晉溪瓊王荊山獻猶以此擅聲於時乃後朝廷崇尚文治學士大夫相競藝

文經生以嘗事內外臣諱言烽警循至庚戌秋虜突越潮河川而南散騎迫都城外都城人由正統而後至此始再見虜於是相顧驚走司馬部莫知計所出虜不得創去　上大怒誅司馬部尚書及失關隘守者乃下議練京營調各鎮兵合而北征而命關以外儲餉以待　上撫膺歎曰誰與任者諸廷臣皆言撫陜西副都御史臣鳳翔可鳳翔歷邊塞茲久往撫甘肅及今官能使邊卒出死力虜中聞其名咋不敢出氣鳳翔瑰偉閎達識大體臨事奮激不回必達其志先臣一清瓊獻輩也　上欣然曰是嘗再爲御史者

察知其人固朕意即日拜公工部右侍郎改戶部先治餉公馳至宣大間求諸鎮蠹盡得其根節窾竇發伐掃宿室工老胥不得伏匿儳次第備　詔入為兵部左侍郎總京營兵攝九門遣邏入見便殿　上慰勞之公頓首伏地曰臣有死報　陛下爾公受眷命思捐軀以從而同事武臣又橫肆反側叵測公復以豫防為憂京營兵故悍半役閹寺家其役者率市人法勑之則流言而噪公出入諸營日邑邑不解求所以振起之夜調九門達旦而後罷先是由陝趨宣大在塞上者三月神已憊至京營憂瘁叢沓遂病比病

武勸稍就擴公曰吾巳身許朝廷矣不聽日暴衆入

督其不能入營僅數日遂卒時辛亥六月晦日也壽

六十五　上聞之呀然語輔臣曰鳳翔魁碩何疾遽

至此又曰渠與憸人居安得不憂憤死嗟悼久之蓋

公死憂瘁無他疾苦　上知之久矣乃為之不能視

朝者三日下史臣製文論祭有司驛送營葬有司以

邊功請贈右都御史正治上卿錫之　誥而廕其子

一人入胄監讀書公治戎風略甫見而遽革而虜警

且未息於是鄉士相向駭噫哭公於邸者莫不盡聲

公卒先五日太史奏大星殞有聲如雷占在文臣當

武事者公生死所繫豈獨公一身哉天固恤之矣公
姓傅氏字德輝家縣應臺山下其先出河南唐縣元
季始祖日貴者避兵於應山卽惠化鄉家焉高祖日
信洪武初以辟舉爲開封府別駕曾祖日敬祖日某
父筆山公日楫正德末以貢任甘州行都司副斷事
擢同知直隸和州事母劉氏方公舉於鄉時筆山公
在和州夢撫臺至見之則公也又夢持誥至封僉都
御史後公撫甘肅値　九廟恩和州公封如其官母
劉封恭人公幼而喆靈氣韻絕羣弱冠補邑弟子員
和州公家故貧公力學被服卓犖好執禮衣縕茹糲

無所容無關語流輩見公所當持不敢與甲乙試軋得高等正德甲子舉於鄉嘉靖改元癸未登進士授知河南上蔡縣吏部察知其才戊子取至部以為山東道監察御史庚寅出按江西清軍伍踰三年壬辰坐薦官屬賢謫直隸徽州府推官時權貴人意有所銜不欲薦公不聽遂以銜公遭劉恭人喪去丙申服闋吏部奏公前謫非罪 上見公名命與給事中李壬朔皆還原官於是公復為御史公初為御史好直諫 上多喜納侍殿中班進退有容每奏事聲鏗鏘有亮節 上恒目之故有是命尋出按浙江踰二年

己亥擢福建按察司副使視海防齎賀過家遘隷州
公喪癸卯起復仍爲副使備陝西洮岷兵踰年甲辰
擢山東布政司右叅政未至會虜番交侵甘肅　上
命廷臣共舉能巡撫官者毋論秩次於是大司馬漁
石唐公大宗伯存齋徐公而下八九公皆以公名聞
乃進右僉都御史撫甘肅踰年甘肅夷靖改撫江西
踰二年而陝西虜警適丞吏部欲得公拊之進右副
都御史還治其地居一年　命督餉治戎公爲都御
史至此凡五遷强半在師旅而由關外至京營其任
爲獨重公頎而玉立豐順長髯垂腹背負蹠在庭中

挺然出人望之山峙壁起輒生敬就之與言坦中虛度款款見肾腸不存城府而中巖然有限界公少時肇山公遊甘肅每誦述蓬菴晉溪所經營於虜番東西者公輒心解札記慨然起曰士苟得志所不能以天下爲己任如諸君子非丈夫也逮入仕偘偘訏安攘洮變握奇日益弘練朝士習聞之亦謂蓬菴晉溪覩山後不可無公故公遺跡率見諸師旅而數貢爲治不俟籌畫焉治上蔡刻廉厚下不以法勢逼制其要心論諄曉之使其勸差等蜓籍立之門外自第高下執版入不施一箠而定上蔡故無城正德中屠於寇

公槃之製圓石拽至今贖罰者甃之不徵一錢未踰年上蔡遂有城民生祠焉淸戎於江西與他觀察者分事同心無閒專折民以不擾司理於徽徽故善訟公先平讞庭無宿爭復爲敎使擇利便毋以小忿搆大獄公詞色愉怛訟者泣下有延數十年者輒相喻而退俗溺堪輿家說數喪或不一舉公束之以禮否則罰於是牽羈習尙者皆得自遂治徽未期月復爲御史按兩浙察官飭蠹興學作士與俗相恬愉會征交南屬造海艘御史以繕治閩勞以金帛其在洮岷撫定諸夷夷閒犯階文州諸將意在邀功請大伐公

曰土番故熟夷非北虜　天子以其納款臣之稍稍
羈發中國所時有非叛也番居接民壤連兵結禍非
國之利也於是宣序恩威整旅臨之使獻首禍者餘
不深治邊圉寧便洮岷極陝以西民番雜居不稱禮
義之國習爲亂爭公曰二衛久爲華服不置州建學
何以化導其民於是疏上遂得請俗由此興比擢山
東邊民攀轍哭隨之甘肅西控嘉峪關外諸番而北
邇虜之牧河套者兩地警並至公首繕關塹完板幹
責諸將飭士馬以俟虜掠鎮蕃莊浪公策險要出輕
騎掩殪之斬首四十餘生得五十餘韃馬夷器牛駝

以數計者萬餘虜遁去不敢西下諸番代有雄長土魯番既奪哈密地其他吞噬紛出頃年稱雄者馬黑麻速檀爲甚適擁衆至關阻貢道張聲示亂思放故時所爲入而屠掠內地　公開關示備勒兵數萬臨之乃進酋長於城下諭以　朝廷神武鞭撻四夷獨念西戎遠在關外貸以不殺若等儻不畏禍出關一戰撫嗟類其母悔先是酋長諜知公多算有備及聞公令咸怖狠顧稽顙悔罪請割諸衛故嘗隸瓜沙哈密地以獻事聞　上嘉悅賜白金彩幣褒焉西事甫定會江西水寇竊據鄱陽勢將扼吭　朝廷患之以公

省按其地有威望移往治之入境羣盜望風去公乃悉力塡撫崇教弼刑抑豪植弱淸虛糧懲健訟先有司率作之居二年民用大理南昌首諸郡而近徭役獨煩下藩司議所以一法均施者政由是平彭澤江關有山曰小孤　獻皇帝嘗過而賦詩　上命建廟亭其上山峭削石激之水漏舟不可近有司畏莫敢言公上疏請建於北滸合南直隸費治之重役不爲江西病公在陝西體嚴而紀密至甫二月擊藩臬不共職者四人禁諸司不得遣輿史侵下吏乃下廢市行令端委府中不市一褐陝三邊餉饟甲纊皆集公

稽查縮酌緩急革冗員釐濫供懲積而逋者一人以
儆漁首者免罪積負趨來溢而盈數萬六月不雨公
服徹從禱又不雨訪民俗干和者衆皆言喪久不
穴婚憚陪產每踰時公下令七日不葬五日不婚者
罪巳而大雨庚戌虜犯畿內西夏相煽以起今法
至秋巡撫進固原總督進花馬池相望節制公與大
司馬石岡王公議公治花馬以外其內予獨任之於
是經晉交纈將士受命虜偶入內外互遌之遂大捷
御史疏公爲稱首　上大悅不復西顧其進少司空
司徒督宣大御皆兼僉都御史公馳赴懷來朔州獨

石陽和諸塞三月所折儲偫足防二秋將士不呼庚癸踊躍思戰入京營　上數以兵事問公對曰營兵四城分練輪出關借助兵勢使見虜庶可責戰是惟朝廷法行毋輕變文武吏忘身爾時議者欲選眞保薊遵通州兵入京營會練　上問公對曰營兵誠弱強之亦有道請祛私役自近始軍法旣一訛言者服上刑則無不可用畿兵去鄉無固志且日費金千兩內帑不給非便宜令隨地練以待庶兩得之　上皆嘉納數賜牛酒寶鏹焉公以壯猷樹殊績仕二十八年被　勅諭者十二詔見者四疏凡五十上皆國

體時務所必出公在營僅二月其武臣與公同事者踰二年乃敗竟誅死而邊防由此益弛折公憂瘁並切卒以殞其身所早見至是可究辦矣假令公不即殞則摘姦發逆以靖國蟊豈俟二年後哉

通議大夫資治尹兵部右侍郎晼溪胡公蘭墓

志銘　　　王崇古

公諱蘭字與德先世鳳陽壽州人　明興遠祖興從征北伐遂定籍山西代州振武衛興子鐸以文學起家登鄉薦爲府推鐸子璽登進士位僉憲璽生四子俱登科第次國詔舉於鄉母崔淑人故封京山侯儒女太傅都尉元妹也方妊公夢神人以珠投懷占曰生子貴且昌乃生公幼穎俊爲璽僉憲公鍾愛長授書伯父御史公學業日長進少失怙恃煢煢哀慼孝養祖父母朝夕稱篤正德己卯舉於鄉嘉靖丙戌登

進士第初授眞定府推官適　詔清三宮皇庄公承
委踏南宮寧晉二邑地脊多水患主者欲益訟賦公
爲民爭主者怒欲奏及公公毅然曰吾寧獲咎於上
司不忍貽小民千戸害會臺諫直公議主者竟不能
奪自是直聲大起二邑民立祀尸祝焉旋取授御史
出按遼左肅邊紀覈功罪遼鎭以鐵面稱繼按浙省
貞肅有體簡禮於時宰乃外補山東臬司僉憲時運
河塞公承部委疏濬底績奏聞加俸一級歷陜藩參
擢河南憲長左轄所至以廉明稱遇督撫觀察咸歷
數公德望勞績騰薦剡凡數十上繇神廟聞公才略

嘉靖丙午推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　命巡撫陝西陝地外供三邊西備番虜兵民事繁公素抱經濟疏上方略陳安攘大計數事　上俱許可居常嚴軍實括民隱禦虜防邊嚴吏覺民省財恤將靡不究心奨作陝士民訟之歲丁未秦隴大饑民嘯聚山巖劒閣道阻公請帑賑恤率諸屬陳兵諭盜咸解散捕其渠魁三五人置之法民賴以全活者鉅萬奏聞　上嘉其功晉二品俸賜金幣命督臣謀議復東勝谷公同上便宜狀公力言其不可謂必挑禍殃民貽西顧憂時藩臬中一二少年迎督臣意以抗公公即大計

直指其罪狀咸斥去時朝議未定公矢以去就爭之
未幾督臣得罪議遂寢人益重公忠練有執云公亟
謝病歸　詔不允已酉秋乃召公工部右侍郎尋以
考績得　誥封祖父母父母如其官蔭子爲監胄君
家先後登科者十數得封蔭自公始鄉人榮之庚戌
轉貳兵部是歲秋虜犯近圻　肅皇怒罪逮本兵左
遷公南京太僕卿尋　賜以原職致仕公自歸山課
子耕讀日悠悠泉石若忘其貴顯與諸鄉先生爲社
日以詩文自娛每聞　國家有變故輒戚然憂形於
色得古大臣體　莊皇帝立詔起舊臣在里者皆一

壽公預爲年七十有九而卒

兵部左侍郎鮑象賢傳

兵部左侍郎鮑象賢隆慶二年正月卒詔贈工部尚書賜祭葬如例象賢直隸歙縣人嘉靖己丑進士選授御史出爲湖廣僉事部署江防以獲盜功陞雲南副使兵備臨安南用師嶺表滇南皆爲之騷動象賢力沮其議累遷至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越二年巡撫雲南平夷酋那鑑之亂尋陞兵部右侍郎提督兩廣軍務時山海寇盜縱横出没象賢設方略勦捕斬獲幾二千級以功廕一子爲國子生改南京兵部右侍郎尋免家居久之起家巡撫山東尋陞兵部左侍

郎以老乞休卒於家象賢爲人廓達練事多大略歷任三十餘年所至有聲時論稱之

兵部左侍郎趙公孔昭傳

趙孔昭字子潛邢臺人少有奇質言動不凡年十八舉於鄉甲辰成進士任鄢陵知縣淸愼明敏尤長聽斷百姓尸祝之後　詔爲監察御史出按遼東時遼將李鎔不法咸寧侯仇鸞恣橫言官側目而難於先發公首劾之繼按福建風紀凜凜權豪斂手再按兩浙會倭寇猖獗大肆殺掠屢　世廟宵旰有　詔切責撫臣勅之即以巡按御史紀功罪一不當即寘重典當事者難之時督撫某結歡權相氣燄薰熾異巳者傾擠立至時應天撫臺曹公橫被陵轢且欲誣以

重罪公對衆抗辯略不少遜事竟寢會監乙卯秋試
前督撫陰置所私欲其子中式微以意示公公即出
示令勿唱名共計遂沮及試錄成某序多溢美公盡
削之簾內外諸執事相視有變色吐舌者次年平倭
績　上錄公功陞俸一級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
特陞南京大理寺右寺丞一時疑獄多所平反戊午
陞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兼管巡江
命南下丁通議公憂歸服闋起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巡撫宣府贊理軍務時黠虜入寇京師震動公同總
督江公統兵星馳直走岔道虜遁初宣大巡按董

公欲以功狀上且云當得陞蔭公力辭之會科臣媒
孽論劾公不俟終日以行時庫有羨金數萬守者爲
公請公竟不取癸亥丁張淑人憂服闋會 穆廟即
位復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起用巡撫浙
江舊宮闈服御倚辦東南中官織造歲不停遣兊減
騷擾民不勝苦公抗疏罷之又條陳時政十事 上
多嘉納焉戊辰陞戸部右侍郎尋陞左侍郎兼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兼提督軍務巡撫鳳陽地
方時徐淮間大水民甚苦之公夙夜脩荒政題 請
蠲賑外仍發官藏數萬金招商易菽粟哺之全活不

可勝計淮人至今爲誦公德云科臣有忌公名望者
承人風旨乃以河淤誣奏公回籍 今上即位復起
公以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鴈門
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時順義雖稱款塞事實叵測
公徧歷險隘指畫方略每秋防未嘗解嚴也歲報賞
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及遣大臣閱視疏公功最又
蒙 欽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等奉 詔以右司
馬原官協理京營戎政比回部管事痰火劇發遂請
致仕公剛方廉介言動眞率不設城府且無世俗依
阿澳涊態故宦轍所至每有膚功偉績雖間值沮抑

公殊不爲意也歸家十年春秋墓祭外靜坐觀書蔬食布衣宴如也嘗題趙清獻琴鶴圖云德馨何事更焚香琴鶴隨時亦覺忙但得洗心無一事只將義命作行藏又題楊伯起却金圖云清夜孤燈獨坐時關西心事總天知卻金自是公常事太史標書似好奇年六十五而卒訃聞　欽賜葬祭如制外遺疏稿并詩文若干卷

正議大夫資治尹兵部左侍郎吳公嘉會墓志

銘　　王家屏

國家之邊鎮九而薊鎮特重自嘉靖庚戌虜闌入薊塞直薄都城　肅皇帝震怒謫薊守臣戍嶺表而擢今少司馬吳公授之鉞蒞薊視庚戌以前又特重矣公在薊日夜庀戰守具起居庸盡山海關㓗脩石垣四萬丈甃敵臺峯堠二千六百座有奇即其地分爲十區區設參遊兩將軍分統健卒合之凡八萬人人予怒馬堅甲長戟利鏃箄容翼然一新於是薊稱虎豹九關天下險云塡薊七年虜匹馬不得入塞於令甲

爲上捷　肅皇帝褒賚之甚優晉亟本兵且大柄用而爲相嵩所忌中讒罷歸歸三十年卒今　皇帝追念邊勞遣官臨祭營兆域如卿臣禮而公之子通政君蒙持施進士所爲狀來徵銘某里中後生辱交通政君善則不可辭誌曰公諱嘉會字惟禮別號南野系出楚湘陰唐荊南節度使師道之裔國初諱受者從　太祖北征屯代遂爲代人六傳至寧生琇並以公貴贈封皆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祖妣于妣王贈封皆淑人公少有異質九歲能文詞諸生時督學陳試其藝最拔置河汾書院舉嘉靖甲午書經第一

大明年成進士授行人司行人當選臺省以年不及格由司副轉比部郎有盜夜殺人塲上蹤其貴賊曹拷掠旁近人具獄公察其枉特令須繫而陰使人跡流盜得賊曹坐謫官公從此有聲郎署間矣辛丑擢山東僉憲歲祲設法賑之多所全活明年虜深入太原謀飲馬河濟公以臨清海岱間都會議城其外郭簡練材武士以待虜止不來甲辰小清河決築長堤捍之瀕河居民得無漂溺詔賜金綺乙巳轉本省藩參青州豪猾衆數十百人牟礦利直指黃欲會以為功公曰此屬片檄可解何足煩兵急之恐鋌鹿走險

耳不聽參果與顏神大盜合執吏逆顏行而黃乃悔
不用公之言也單縣妖人楊惠等聚徒數千僭署將
校流劫四省官兵攻之不下公單車詣壘宣言曰棄
仗走者爲良民不且孥戮衆聞諭鳥獸散獨遺兇渠
數十人縛而磔諸市東土以寧肖公像祀焉丁未陞
憲副改備天津庚戌遷陝西右參政未任而薊守臣
被逮即日拜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整飭薊鎮邊務
公至念戎索積廢首條上更始善後十二事咸允行
時咸寧侯仇鸞柄戎政氣勢張甚議剿朵顏諸屬夷公
虜挑釁力亢不可第計擒導虜元惡哈舟兒等

盡以獻　上悅晉公爲副都御史填撫如故甲寅京
師重城完以公發卒助役有勞賜白金文綺其春虜
犯河防提師擊走之秋虜二十萬騎入潮河川横亘
幾百里公擐甲登陴督兵力戰俄一虜攀緣上及堞
我軍斬其腕墮虜氣沮分道攻他壁亘八晝夜公設
大營待之有二酋並馳而前應弦倒乘其亂矢石俱
發所擊殺無算夜仍募敢死士斫其營虜大驚潰宵
遁　上聞遣司馬郎即軍中勞公賜緋衣一襲晉兵
部右侍郎蔭一子國子生乙卯春虜萬騎從馬蘭峪
入寇公約大帥逆戰於郝家莊未陳忽大風起塵霾

蔽空火銃震虜駭以為天兵下也墜馬墮崖谷踐藉死者如丘斬首虜三十級奪獲馬五百人畜千餘而還捷聞蒙賜金綺無何虜犯古北口我軍禦之虜忽移帳避舍公策虜佯退意將夜襲我也則伏兵壓中而設火器於山巔伺之見星胡騎果至伏起砲發虜大擾至手白相刃則東走桃林冷口徘徊久之不得間以去其秋復寇昌鎮攻唐兒菴不利引而西公度虜西必趨大石嶺預發健卒往據其險虜至我軍從上下礮石連斃數酋虜計窮却走是歲也虜三寇三北不得入 上大嘉悅賜璽書褒勞加二品服俸

蔭一子錦衣衛副千戶焉丙辰召還爲戶部右侍郎尋轉左改兵部奉命閱六師校諸將材武上下稱旨賜羊酒其冬以三品再考進階正議大夫資治尹戊午攝大司馬事虜圍右衛告急公夜草機宜十二事封奏　上旣寢起就御榻索燭誦之玉音琅然卒用其計退虜浸益親信而相嵩父子入邊將賂數竊公以私不聽見謂異己則嗾言官摭繕塞事搆罷公公性至孝每之官必奉兩尊人與俱凡三朝焉躬視膳寢而後退在薊滿三載績兩尊人業膺封誥紆章服皤皤稱七十歲久至是歸依左右恭鞠奉觴時談說

古今賢哲事佐其娛歲元正若聖旦則朝服北向稽首祝　天子萬年曰非賴主恩何以得侍衰親有今日也自是戎政大臣缺廷推首公　莊皇帝即位詔舉耆舊及可遣閱薊邊者復首公其它臺省部使薦公疏無慮數十而公雅意不欲出製山人冠時時冠之諸貴客過則辭以野服不敢見今　上登極還公秩致仕有司以鄉大賓敦請公為一行不再往闢西郊雜植檜栢搆環翠亭其中每清和時芍藥盛開延諸姻友輩賞之歲以為常忽一夕讌園中樂飲詰朝疾作遂不起是為萬曆戊子五月距生正德壬申

三月壽七十有七公儀觀修偉美鬚髯望之如神臨
事斧斷刃游𦂳若𠔥林之舞而沈深有識謀必萬全
孜躬謹嚴動止具有尺矱至與人處則襟宇夷曠無
親疏咸樂就之海鷗可馴也所著有奏議十卷詩二
卷雜撰十卷藏於家

兵部右侍郎贈尚書兌嵎蕭公廩墓志銘

陸可教

往可教之視公疾也息微屬耳而視瞯然而語瑯然意天幸殆有瘳乎乃又越明日而公歿矣歿之日猶手具遺疏大都謂身受國恩心長髮短不能報塞爲恨章半不成而氣絶嗟嗟人死則精神或先撓之公豈異人乎于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謂聞道則生死爲旦暮而其生生者常在也斯亦公學之一證哉當公爲御史若中丞時孤行一意時方尚苛紋右掊尅乃獨以務行寬大弛利與民取忌嫉而公恬然無動

也巳時事一更諸名公多爭自發舒以見同異而公
又恬然無動也議者以此重公嗟嗟此特其耿淺者
耳夫死生亦大矣而不能與之變又況其外之儻然
者耶公姓蕭氏諱廩字可發别號兊嵎系出梁長沙
宋季有艮載者自太和徙萬安七世而生尤溪令學
敏又四世而生潛江令纘潛江令生乾元以御史諫
誅瑠瑾　廷杖幾死尋歷官副使所至有聲民尸祝
之副使生暘爲零陵令以强項取嫉拂衣歸歿祠祀
於閩是爲公祖父俱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兵部右侍
郎祖母王母彭俱淑人公幼穎異嗜古於學無所不

窺已聞良知之說於鄒歐兩文莊所自是隳黜見聞
潛心理奧嘉靖己酉舉於鄉乙丑舉進士隆慶中由
行人拜御史首因地震疏請加禮中宮又引律爭貴
人秘獄及論救忤旨御史某臺議重之會有　詔簡
風裁御史覈諸邊鎮兵食數時趙相貞吉行大夫事
度次用公陝右至則疏停三鎮入衛兵汰諸幕府所
占標下卒數萬令無得影射以嶽軍屯罷固原楚府
所逋隸護衛出所隱役田二萬頃以實邊而歲饒邸
八千金是役也減內帑費歲二十萬餘而什伍不知
棊大司農憮然心折矣則又請以公還視苑牧陝故

有牧苑七前使者多私右之至占邊堠土田數倍而
孳息加縮公請以苑僕卿貳兼本地藩臬官以絶偏
右之弊而盡覈所浮額均賦之歲贏萬七千金而民
牧稱兩利去尋又奏減絨褐織造歲鉅萬計又上培
養景命疏直以宫掖太廣恩幸太博爲諫　先皇帝
初手其疏怒甚俄而報聞蓋微有槩其言也已萬曆
紀元而公首奉簡命按兩浙吏牘山積公至立決如
神手雪冤獄以百數奏黜墨吏蠹民者若干人諸所
行罷咸可軌後尤加意教本次第新宋文憲方正學
以下諸公祠又請祀王文成於學宫不果則肖其像

天眞書院而羣髦士講肄焉時柄國方厲講學之禁而又以疏爭諸司所增歲課及白諸詿誤礦徒寃意相左得旨以不諳法律切責然以其名御史也卒亦無以中之尋有京營之命俄改視京畿遷太僕寺少卿督京邊馬政故事薊昌諸鎮季上馬數太僕大帥欲專其事議罷之公引祖制力爭而止尋轉太常遷南京太僕寺卿奏減江北馬價歲五萬緡居久之改光祿寺卿復以僉都御史巡撫陝右屬歲大祲再疏請賑又請借沿邊積糧授法哺食所全活無慮百萬會有詔大覈天下隱田而當事競以增賦希柄

臣意公令如額而止又狪夷以拾麥羣行間有所盜竊衆議欲遂勦殺爲功公曰彼逆虜耶奈何貪雜而獸獮之諭令縛獻首惡戮之因約拾麥不得羣十人又不得以兵器從狪夷皆感泣如命乃以所處分疏聞復得㫖以玩寇廢事切責公賦詩自硒有十年迂氣未消融之句葢指前浙事云俄又以副都御史巡撫兩浙先是浙兵譟轅門至辱都御史某羣不逞效尤爲姦大摽城中至擒斬數十人乃定而兵迄用輕典驕悍如初時議稍減罷之又議置中軍卒以相防制公曰卒吾卒耳吾爵餉而法馭之何惡之敢生而

藉此紛紛為蓋令下而諸反側肩息矣是歲以捕倭
功　賜白金文綺先是公令海上卒卽倭非大巢必
生致之以防僞級既而遙覘若倭船者數十迫而擒
之皆閩出捕魚民也悉解縱之其他諸善政大都覩
前按浙時而興修水利清賦役均田畝疏減尚方織
造大都覩陝右重以威望夙著諸屬吏不嚴而治矣
久之遷南京工部侍郎尋改刑部右侍郎以疾乞休
不允俄改兵部再以調度功　賜白金文綺又論陝
右功予誥命贈祖父如公官再以疾乞休不允遂以
四月二十四日卒於位公前後誥勑者四至是予祭

葬如例仍贈兵部尚書云公內行修整事通議公及彭叔人以至孝聞嘗悉俸入買族田數百畝以贍貧乏約束以禮義自奉甚菲所居僅蔽風雨塵埃坌積泊如也詩文雄勁自成一家有集行世而其所論學大旨別有微言二卷茲不具錄云嗚呼公嘗獨推程伯子謂直接顏氏之傳而其所據行則斤斤於叔子之矩矱其於文成良知之旨單詞頓悟而不襲世儒脫落懸虛之習所謂醇儒者非耶

嘉議大夫兵部右侍郎石葵賈公三近墓志銘

于愼行

萬曆丁亥嶧陽賈公由中山開府入爲大理卿以親病謁告歸里其後五年壬辰朝廷用兵朔方事在司馬廷臣爭言賈公可任卽家拜兵部右侍郎趣召詣闕公復以父母年高疏請留侍詔肯敦趣益力而公以背疽臥數日卒矣兩臺馳奏上遣守臣臨祭賜金營葬如已任法蓋異數也太公柱山先生年八十餘日夜悲思則述公生平手自爲狀遣孫梴來請誌予讀其書未竟於邑太息曰嗟乎吾乃遂銘吾賈公耶

世所稱心知莫逆驩如兄弟若吾與賈公豈有兩耶生同州城第而同進同肄詞館趣操志行無弗同者歸而同隱公處南境我處北境號為兩魯生也而吾忍銘公耶然公不得吾銘亦不瞑目吾不為銘而誰為銘公諱三近字德修其先濟北人遠祖諱德真者避亂南徙因止於嶧再傳至銘以貢為葉縣丞葉縣公三子少者訪舉成化丁酉省試為建昌府推官建昌公亦三子長者宗魯以貢為南陽府教授教授公二子長者即太公夢龍以貢為内丘訓導配陳淑人亦生二子長者即公甞降於南陽學舍云公家自上

世以來用經術修明爲魯大師至太公益修文雅自
家教授不由師傳而季父筆山先生亦以治經有名
與公在師友之間蓋公未冠即廩學宮文聲大起嘉
從二父試更爲舉首嘉靖戊午舉山東高第隆慶戊
辰成進士名次爲東省第一以博學宏詞選爲翰林
吉士館師殷趙二公亟稱公韞藉器識目爲豪儁又
二年庚午授吏科給事中歲中歷轉左右明年巳巳
西南夷安氏舉兵讐殺詔遣公往問狀時太公司訓
內丘年滿六十公以誕日過其邑稱觴學舍太公大
喜即日解官以公爲御而歸會安夷事定召還使者

公業已奉太公過里固不忍離去又其時新鄭在位言官多所附離公不能從因請告里居今　上嗣位即加拜戶科都給事中至則以登極覃恩太公封如其官母爲孺人是年新鄭去位江陵當國權寵甚於新鄭慴伏一時臺諫有所論奏毋敢不關決者公時長諫院歎曰安有天子耳目臣而趨走相門如白事吏吾不忍爲也數有建白先上公車後送副封面陳可否侃侃指畫相君無以難之公在諫垣所議吏治民生皆匡濟大略不爲文具最著者平江以長樂戚畹出鎮楚服有所邀求公抗疏劾之立解其將肅藩

勞支繼統行金錢貴近求先王湯沐邑租以公再疏劾奏其請不行内監請以關市榷租領入少府公謂此邊儲所仰不當歸之私藏示天下私事亦獲寢及它所論救言官彈劾彊貴皆人所不敢言多與政府相左詳具奏草又二年甲戌以久次擢太常寺少卿其年　車駕初祀南郊以禮官侍祠賜白金綵幣三年考績太公進封少卿母進恭人改督四夷館稍遷大理左右少卿會江西撫臣缺議上公名有詔更推或請其故相君曰　上遣中使入閣問十年進士遽拜中丞豈有故事乎公微知相君指因以疾請奏格

不覆其明年庚辰乃遷爲南京光祿寺卿道中改北
召還而公方省覲里門因上疏再告許焉居久之江
陵郎世吳門柄政頗收海内士望部使臺諫交疏薦
公越二年甲申乃起爲光祿寺卿至則用前　皇子
生覃恩大父及太公贈封皆光祿卿大母謝孫及母
陳恭人贈封皆淑人其年八月拜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巡撫保定等府會車駕秋祀山陵亟馳入境受代
提兵防護事竣乃至行臺延見吏民宣布科條俾列
上便宜以次興革二千石長吏咸受約束毋敢惰弛
乙酉使者行邊還言公所部備禦有狀賜白金文幣

勞爲丙戌西輔大饑民多死徙公日夜憂勞累疏請賑詞旨痛切　上心爲動亟命司農條覆蠲賑如中丞請公因以詔書德意下記在所曉譬貧民各安田里以待豐年毋得漂流客土爲人蹂踐一切停罷徭租大發倉庾量口賑貸設廠千餘區賦吏貟粥日食男女二十二萬餘口可數月罷屯省流民多出其境別具食道上哺之是歲也晉代關河方數千里同時大侵惟西輔之民賴公全活皆於室屋爲位每食必祝疊諫言公救荒有効宜令久塡畿南而公且滿三年考矣及有大理之命得代北上而開太公夫婦小

病亟圖歸省輒具疏請告有詔報可兩尊人旣見公
歸病皆立愈公日進醴酏珍異多置園亭花竹徵樂
佐酒以娱侍其意或御太公安車遊名山水間爲歌
詩相和而肇山先生亦罷博士歸兄弟老白首相扶
也公當此時自顧天倫之樂不知有人間事矣公去
西輔閱邊使者又至復上公修守狀及壽君行賞以
徵發車徒勞再賚白金文幣即賜於家東省兩臺又
交薦公才行至是歲軍興乃以本兵召入而公遂不
起矣嗟嗟悲哉公爲人白皙修長鶴姿鷄立器宇軒
豁風神儁朗魁然偉丈夫也持巳當官端方霍落無

所向曲而溫厚坦夷不爲峭岸深機以自崖異其談
說世故上下古今口如懸河風生四座卽一咲一謔
皆有肯趣令人慕思自爲諸生淹貫羣籍無所不窺
作爲歌詩淸爽跌宕咳唾立成同遊諸君服其敏捷
自謂不如也所刻有先庚生傳寧鴆子東掖奏草嶧
志諸書公獻爲予言嘗紀左掖漫錄多傳聞時事葢
稗官之流未及見也居家孝友恩義周挾嘗約宗人
爲社月朔讀法董以典訓別爲義倉積財以贍貧族
又置學田若干爲諸生費及所濟里人婚喪尤不可
勝紀邑有疾苦或踐更爲累輒爲請於部使多得弛

免族御爭訟和以禮法曉勸使之講解不爲言吏也
嘩陽里俗故淳而公家世施德義爲人所懷及聞公
卒撫棺行哭者至數百輩斯亦難矣公生嘉靖甲午
正月卒萬曆壬辰七月得年六十歲

兵部左侍郎贈南京工部尚書許公孚遠神道

碑　　　孫鑛

兵部左侍郎許敬菴公者德清人也諱孚遠字孟中少負不羣志中鄉舉即從歸安唐一菴先生講聖賢之學登嘉靖四十一年進士十月授南虞衡主事督龍江關瓜儀河道皆有廉明聲商舟過瓜儀舊令宣截旗入都胥人每倍困之公人令計舟大小爲額商人悅焉運舟入閘例輸米舟五石名曰截價公欲革之不可則止收一石得米四千石以千石築堰千石賑貧餘二千石建倉貯之備不虞遠近頌者藉藉四

十四年調南考功在南都三年盛講學明年調北稽勲蓋冢宰胡莊肅意也胡公任南參贊時以汰營兵事知公非徒以講學也而文選郎中胡公汝桂方錚錚自附講學每引公款語先是選君高貴不輕與新進交一談胡公乃爾然皆講學家常語道已所得而已而諸寮詫其事以為必議流品各遣人竊聽無所得則爭問公答以實不信於是滿署側目而一二同年銜之尤深會莊肅卒蒲州楊襄毅來襄毅雅不喜講學又與胡選君不合而一時講學諸公亦少横臺諫多為之羽翼閭巷讙傳謂將欲盡易置諸大臣襄

毅心憤之故事銓部調司多以入署月日爲次前俸不論而公則已滿一考適考功主事缺胡公以俸欲超公襄毅不允止調驗封垣墻間因有訛傳銜者益剌骨矣然前俸有深淺亦不可槩不論至近歲竟行隆慶改元大計吏京官黜者科甲共四十一人而浙人幾半公有後言楊公聞之不喜因移病歸後三年新鄭高文襄起掌吏部以與華亭有隙痛抑講學者起公考功主事即推廣東僉事時廣有倭警而大盜李茂許俊美復張飲海上助爲聲勢公發十策大約以水陸夾攻爲要領卽身率二軍滸賊壘一軍軍石

城村一軍軍烏㖷兩魁大懼公遣使諭之卽乞降且
願縛倭自效適遊擊希功將掩降者覆之茂俊美復
逃去一方皆驚公見事急卽身航海抵賊舟示以肝
膈曰必活汝賊衆掩泣羅拜遂獻所擒倭黨七十餘
人身隨公來公又建善後十二議迄安堵報上詔
賜金旋移閩臬會新鄭罷復閩察公謫兩淮運司判
官是歲隆慶六年也是時一榜所黜皆高黨公乃高
所雇又銓部例止黜一人已有東明穆矣何復及公
則以掌考功者乃夷陵卽前同年友銜公深者也公
歸意將遂終隱往見一菴先生請焉先生曰我二十

九建言歸今七十四矣此四十六年中未嘗一日忘起也惟枉已則不可耳今汝雖暫挫然前途自平坦但踏實地行何害異日追悔晚矣公遂之官萬曆二年擢南太僕丞明年遷南文選郎中又明年請告歸遂丁内艱服闋補車駕郎中是時江陵當軸前考功乃其門人方佐都察院益用事揚人如掖推人如擲天下從風而靡公由然自如亦不存舊吏部意嘗謂江陵削及馬政公慨然條議大約謂富戶養種馬重負累苦其肥乃日步作之然不堪戰徒毛色佳耳不若收其直可買三戰馬又京營騎隊踰萬匹厚給芻

豆止取饑息飽足猾問之若何衙胥如蒸人觴舟且豪貴占恡者多是皆可裁夫銖銖民血何爲守膠柱矣汞數因陳便宜四策初江陵亦漫爾致詰不謂公響應無窮如此深心契焉一時談者盛傳之吏部歲時有公會凡舊新任者咸在一日偶會公不在王夷陵出公手簡與衆觀之大都王欲自歆其德謂忌者欲虐公以府若託申閣學居間或可免而公拒之甚力且仍作昆弟語衆咸愕相視無何建昌之命下矣公明於經世之大體沈細有斷余素敬慕公至此始識面公亦弟畜余每相過談世故公所權衡必究

徑懲徼而持之以蕩平正直凡邊情漕務財利及諸細事皆酌論一一皆有措置法不徒指弊竇也其論人不過刻謂濟世須才若止律以品誼不能者即獨矜品品即下何若才者猶實有益於世邊大將李勳大將咸當事者重倚之人或病其專公曰將材定難今但二人換鎮即心折矣是時方又令守任其處公知府非徒摧抑寔糞久羈之然寔不出相君意人皆謂江陵擅威福諸如此類衆皆默遜彼當之彼則不辭斯則其善取權者也公守府廉謹無庸談尤以教教化爲務大約如黃穎川韓馮翊規模不廢講學新

城舉人鄧元錫篤行著書公甚重之親造其廬謁焉
十一年入覲抵京因攜鄧叟所著函史示余余曰可
濟世否公曰未敢輕許然是務寔踐人也是歲余掌
選以公俸甫及二年未敢破例會鄒給事元標特疏
薦公明年逐遷陝西提學副使以身範訓士考校薦
然甚敬舉人王之仕又前江西舉人鄧元錫劉元卿
皆積學不仕公移書當路薦之後三君得徵以公爲
之地也三年擢應天府丞先是高淳有窪田直當塗
水下流得隄乃可耕而隄址在當塗大姓靳之兩界
民至鬬相殺歷數十年訟莫决適章君嘉禎知當塗

縣素與公契因共平心讞解之訟息而隄成公又疏
請發帑金萬五千令可隄者咸隄之饑獲者數千家
會都御史李公材以滇事被逮公與李同年以講學
相知因刻揭投諸司申救然亦止冀免其死耳而南
道其遂劾公　詔降二級降外歸數月獲送考封公
終後三年起廣東僉事轉廣西副使尋擢右通政晉
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時倭擾朝鮮浪傳乞封本兵
議許之衆論不然方紛紜未定然其端原自閩發之
公至福建密募死士往彼國偵焉別營兵請帑金六
十萬貯以備豫警無事不用裁行都司及各府巡司

濟海地課諸雜稅不關司農者悉并入稅局由是餉
漸充而民所供顧減已而偵者來悉得彼詭謀并諸
島酋相讐狀疏聞於朝謂發兵擊之爲上策禦之中
策不可輕與封本兵至膠執見之亦悚然至親見司
禮道其實謂即切責某數語罷封貢最善後奸人咸
之乃復搖動卒之倭患得息者用公中策也公又念
嘉靖中倭亂本由嚴海禁者激成之今禁故在也而
不甚嚴關出入者往往皆是且人懷一篆符至急時
乃出之或公然爲盜今欲嚴之難莫若開其禁皆官
給帖以往令爲官商私出者罪無赦庶幾法得行而

海患弭　詔允之閩人便焉饑民嘯亂刼會城諸司避匿公開門待之陰受方略捕治數十人遂定及獄上有司株連甚多悉宥之止罪渠魁三人而已呂宋者海南小國也素與我通商人掠其貨反指爲賊公曰是我商不直彼何罪上疏赦其國罪商人海外感德焉有府同知甚貪公廉得劾之以疏會按院其人按院鄉里也遂大忤因條議閩中事假他語侵公公不爲意朝議兩是之然公禍萌於此矣講學者多黨公不黨守建昌時有講學而負高名者公雅重之及以事屬則謝不與交又南昌一講學魁亦以請救拒

絕李鄒憲布衣交且同年向以救之見中及戌闈中
仍以開府禮見衛官公弗善也諸葛武侯曰吾心如
秤公近之矣在閩二年擢南大理卿尋晉南兵右侍
郎是時倭未平公既佐留樞仍募閩人往探又贊尚
書料理諸兵事當事者以公熟倭情改北兵左然公
在南都以閒曹又盛講學與禮部楊公起元俱以部
堂爲領袖持論不同傍觀者頗起口語又昔按閩者
適宦南都二十三年外計已謀以冐濫中公至是復
借講學遣端遂不可解公抵淸源聞之以病乞　部
不允比白簡上復　特賜留然公意在必歸矣五請

得　允歸家不殖生產亦不如二疏行樂日孜孜惟
以講學爲務嘗以所著論語述寄余蓋公于陽明極
服膺然所講者非良知泒也生平質直不澡飾之委
曲事至立斷身所行如所講常以身驗學遇人無厚
薄咸吐誠磊落可喜蓋自謂學所得如此然彼口語
亦坐此矣公以三十二年七月卒　詔予祭葬贈南
工部尚書錄一子子大受今業國學無二男也墓在
烏程官澤山銘曰
貫誼不公卿國史日未爲不遇主且前席策施名樹
如其遇吁嗟乎許公信數之奇雖歷卿貳贈正卿夫

何以爲陳力南工移南銓以北非絕類也而泉忌巳
歸雖名予告寔與時違兩相修卻病夫乃一麾麾來
朞年內察復及之彼相既銜銜相者乃求疵下石於
穽惟恐起有特左官九載篤部隨伍楚相最難合適
有合竟爲泉沮少參且靳僅出守府督學關西晉貳
京尹繼譽康莊前跡盡泯一書鳴義後起旁吻翻方
舉忽鎩志士有憤輾轉數階始晉中丞振武敦仁善
政有經胡因小隙頓構青蠅雖陟棘寺旋佐司馬彼
心未忘讒說仍播殫力兢兢覺退在野君子滿 朝
詎祖爲左榮遇幾何如許坎坷夫以公之學與才使

登樞要以贊　明時霖雨八紘豈不偉哉即不然而其言行其志仰巽巳無猜正氣猶扶猶慰吾儕今所遇如茲孰主其裁然而公守益堅其講學不衰抱道以終不朽者來俯仰古今何合何乖

兵部武庫郎中吳鋆

王鏊

君諱鋆汝礪字爲人好學攻文而尤有詩才爲詩苦思異搜句妥字帖喜學唐人而時出新意與人交不立崖岸當官勤慎而無隳事以是人愛重焉汝礪占南畿解試三試禮部不中冢宰三原王公巡撫江南聞召與語因極陳民間諸弊傳以經史指掌畫地衮衮不休王公驚焉贈之詩期其大用君復以詩諷公公益奇之及登進士授兵部武選主事進員外郎又進武庫郎中武選武庫皆劇司君自最者好從容嘯咏而終日抑首據案鉤考簿牘意不能無少望又質

弱多病醫者不審妄投之藥遂至不起嗚呼豈亦其命然耶嘗以進士治大臣拜道聞母訃遂委事徑歸當道者難之君曰安有舍親之喪而勤人之喪者乎

奉政大夫兵部武選清吏司郎中陳君愷墓表

王　鏊

上之十二年詔大臣各舉其屬才行卓絕者將不次用之於是兵部尚書鈞陽馬公舉其屬武選郎中陳君愷可備方面之任既又謂若君者不宜寘之外故所舉率多遷擢君獨遲遲焉蓋有待也而君一旦暴疾以卒君諱愷字企元蘇之太倉人成化戊子占應天鄉試會試累不第至甲辰始登進士弘治戊申授武選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前後十四年不離武選武選固劇司煩叢勢軋君一意奉公杜門自守時議謂

武爵以世坐耗天下宜以漸消之若為法曰凡繼絕者不得以旁支犯奸盜梳職者不得襲則漸消之術也君謂支庶繼絕所從來久一旦革之物情將大駭且後人推法如前之功何哉於是白之馬公會校情法詳酌其中凡同宗出自立功者襲餘則否作姦梳職者本支則坐屬從降二者謂得調停之宜他如徼寵濫功一切繩以文法剛或斷斷終不假借君任守既定物情遂戢益其任也久久則精而私弊盡絕其守也堅堅故一而私謁不行一時武選稱得人大司馬特信之任之舉之謂其必將遠到也而忽焉以嘗

於乎其可哀巳

兵部武選司郎中陶公滋墓志銘　馬理

先生姓陶氏諱滋字時雨山西絳州人陝西參議諱銓公孫南京兵部尚書少保恭介公諱琰子也參議公及恭介公卒絳人祠之學宮先生葢棺亦然葢三世爲鄉先生云恭介公配麻夫人生先生七歳授書十歳屬文癸酉年三十博且雅矣登鄉舉明年登進士選行人司行人屢承　命册封藩王禮儀不忒四罔是式王有好賄一介不取凡厥所至如　上親臨咸敬憚焉會宸濠搆逆陰結權貴詐設淫樂誘致萬乘天下皆知其謀獨　武廟未知必欲南巡舟行有

諫南 巡变 耿

石鼓 正誤

日戾先生及朝臣危懼急抗疏極諫　武廟震怒械繫而廷笞之幾死時死者甚衆巡幸由是止無何[illegible]作乘輿無虞諫之力也其爲諫首而生者悉左遷先生遷太學誠心堂學正之任躬率諸生修德講學勵列聞宜石鼓有毀爲曰者文多殘缺歷代諸儒如薛愈鄭樵皆病於誦述先生獨考索精詳爲石鼓正誤一書幾完其文讀者快焉已　賜還初職尋陞司正錫命褒嘉嘉靖癸未陞刑部河南司郎中有滯獄數十先生叔問得情决之囹圄頓空尚書金公獻民稱賢令掌奏牘總部事有梁錦夫者懷金五百求援重

碑及見先生知不可乃已是秋轉兵部武選司郎中
韋吏弊塞倖門一時武弁感激生勇氣焉甲申大禮
興先生奏議不合被繫　廷答如前仍謫戍榆林先
生奔　命戎服從事將帥恒以方略咨焉丙申蒙
恩宥歸戊戌秋疾甫三日卒

奉政大夫兵部武選司郎中前峯李公學詩墓志銘

于慎行

郎中李公者兗之東阿人也諱學詩字叔言世居邑之苫山舉嘉靖辛酉山東省試歌鹿鳴於濟諸同遊新第皆美冠服自喜公獨衣布單衣豙其間不肯更服客皆共視偉公以為非常流也乙丑舉進士第授山東陽曲知縣陽曲治在會府百司所取給又近北邊轉輸饋運長吏豙焉公天性精强有治辦才朝而涖府書而考處夕而修令以星出入夜分乃寢為治取明罰飭法令在必行不避豪右即太吏下記有不

便於民必再三執請如法乃止大吏亦雅信公惟其所執而胥徒帖帖不敢有所侵枉山西故多逋逋賦即善催科十得四五公設法勸諭釐革出納之弊民爭入租常不施鞭朴而最有富人犯法請以財贖公曰財者彼之所輕法者吏之所重奈何以吾所重易其所輕竟置之法於是大豪相戒毋敢扞罔晉中部使數上書薦公已擢開封府同知開封者河南會府也即又時攝邑篆其勞甚於陽曲曹魏間河決署公往來行視所區畫河隄輒當使者指汴中多盜公所角制率一語輒伏不事榜掠即有枉濫輒得昭雪精

於決獄如此隆慶辛未召爲刑部員外郎三遷至武選郎中掌篆武選主天下軍職圖籍充棟即不能一一閱曹掾以其間受賕上下實諸武吏即傳舍其官以爲去其太甚不一一程督掾往往鴈鶩行俛郎公每逢選月即謝絶人事竟日坐署中校其功閥即有秋毫之奸無不燭照又属武吏告曰若等號紙明白即不賄掾掾不敢蔽即無號紙以千金賄掾亦無爲也掾有奸欺公輒笞罵之曰若以我爲何等郎撓吾法者立死矣故公掌選數年曹掾嚴之凛凛而武吏以時數官無所留滯然公勤於吏職兩任煩地又處

歷晉以至於病猶力疾治書不少暇逸主爵以公爲郎久且推以爲副使未及上而病日亟謁告還里登舟潞河行二日而卒廷中諸公咸痛惜焉公爲人長身玉立狀貌甚偉莊恪有儀不妄笑語其議事平法率一言取中而是非可否確有定守不少回撓侃直陰重於世俗嫉阿之態若未嘗覩自奉簡薄不爲華侈其吏長安閭戶下鍵凝塵滿席投刺如雲少所延接其天性廉峭寡交乃爾然其中洞達平易不爲畦畛諸生時貧故人親戚遇之或不以禮及後貴顯其人往往愧畏而公相待如初略無芥蔕識者以是服

之生嘉靖庚寅卒萬曆庚辰年五十一歲

奉直大夫兵部職方員外郎周先生岐鳳行狀

劉球

先生周姓諱鳴字岐鳳以字行家吉水之泥田世以儒宦顯至宋季有諱應龍者爲府儒宗其子京孫直寶謨閣上言詆賈似道奸邪知事不濟棄官去直閣之子厚以經術教授鄉里先生曾祖也祖閩孫以元至正辛巳鄉貢進士薦入史館修宋遼金史上書請以宋爲正統時不能用即檄史事去爲鼇溪眞文書院山長考諱觀附奉直大夫兵部職方員外郎妣李氏附宜人先生性敏悟襟懷豁達言論侃侃如也才

識尤高邁過人其先世貲產素饒遭元亂喪之而故
額尚存　皇朝龍興有司按故額須役而產益削先
生年十四五即勤於幹父蠱早夜無少休不數年復
其初洪武甲戌以經明行修薦爲桐城儒學訓導桐
城學校廢弛生徒多不知學先生嚴立敎條講道勸
課有方諸生喜得師亦勤於學自是決科躋仕者相
繼皆曰非周先生之教不及此也丁外艱服除擢即
墨主簿以明敏詳密爲藩司所重遣同御史僉事往
登州讞强盜獄盜七十人而稱屈者四十五人御史
執不與辨先生察其人皆以宿怨爲盜所誣指從容

以其故爲御史僉事言且歷舉前代賢臣以辨寃獄得名者譬曉之御史感悟四十五人遂得不死會兵興賦卽墨軍需鐵七十餘萬先生具奏地濵海隅鐵非所產而府庫積鐵尚多請出以資軍用庶蘇民力所司又令卽墨民輸豆軍前准其歲入米數已而復徵其米而令以鈔償豆直先生復奏民無信不立令民既輸豆又徵其米是無信於民也請從初令以信於民且連奏便民十餘事朝廷皆納其言詔報曰可坐累下獄命赦免民留之不得相率送至於淮皆涕泣而別永樂甲申徵授國子監學正明年 太宗皇

帝幸太學賜學官延宴襲衣先生與焉未幾上以漢
王失德由輔導不得人詔選端直之士爲之輔遂擢
先生漢府紀善先生亦慨然以輔成王德爲已任時
王府有從征軍三千人不隸籍兵部又據有諸衛草
場縱下人於外擾民物所爲不法類此者先生輒具
諫王雖面從而心忌之且王素蓄不臣之心雖開寶
賢堂名爲延問羣臣之所實欲招致匪人以經營奪
嫡計先生心知之作寶賢堂箴累千言寓規諷之意
其中冀格其非心王益忌之會駕北巡王擁重兵出
入威震中外先生言王宜抑兵威退守藩臣之禮無

啓疑心遂激王怒明日令守衛官無故訴先生先生不堪其辱以白王王令質於儀衛司已而獨送先生於朝下錦衣衛獄欲置以重辟時　仁宗皇帝以皇太子監國詢知先生以數諫王得罪非有他故降爲長洲儒學教諭到官與諸生講學不倦每大比諸藩交聘爲考官歲辛卯之福建甲午之浙江丁酉之福建所取士多得人秩滿陞國子博士至南京召見於文華殿慰諭甚至且曰他日當大用卿其遇知　仁廟如此丁繼母憂服除用薦陞兵部職方員外郎時方清理軍籍職方多事人謂先生儒者必不勝其煩

庋事至剖决無滯人始服其能三載考最賜誥命
授奉直大夫追贈其考妣歸燎黄於阡尋復官宣德
乙卯乞致仕後四年以疾終

兵部車駕司員外郎鶴山陸公震墓志銘

章懋

正德己卯四月甲申兵部員外郎陸君汝亨卒於官僚友爲具棺以殮厥配徐孺人携幼子自京師歸其喪諸孤奔赴及於中道遂相與扶櫬而殯於中堂予往哭之卜宅尚未定也又明年始得地於瑞山鄉瑞山祖塋之左以十二月十有四日墳而厝焉其孤近仁覲仁詵經踵門拜且泣曰先人少嘗從游門下荷教多矣今仕而登朝不幸死於其職願先生哀而賜之一言誌於幽堂以慰先人於冥漠則雖死猶不死

莫予謂汝亨之死重於泰山而見素林公爲表其墓足爲不朽之托若予之昏耄垂死言不能文者何足爲輕重哉因謝不敏而近仁兄弟堅以母命爲請不獲卒辭乃按其執友董道卿之狀而述焉汝亨諱褒姓陸氏汝亨其字也别號鶴山世爲蘭谿純孝鄉人曾祖子昭祖宗南皆不仕父敬夫贈文林郎泰和縣知縣母陳氏贈孺人汝亨自少穎敏出衆年十五以父命入邑庠與同里黄夢弼共學皆大志不屑爲世俗之習與邑中名士姜仁夫實夫輩過從論學時或入山大爲讀書計既而累舉不第乃與夢弼來從予

遊子語古人爲巳之學及先正截斷爲人之語必須
講學克治知行並進然後可以有得於是務爲窮理
脩身孜孜不懈弘治巳酉遂與夢弼並以易舉於鄉
會試禮部夢弼先第而汝亨未偶怡然而歸築室白
鶴山中日讀諸經史傳皆有程課講求玩索必求有
得慨然有志於天下凡古今事變經濟大略一皆理
會以爲天下事無不可爲者一日促裝將往禮部忽
値母疾遂止不行日侍湯藥夜焚香告天請代及歿
而哀毀摧甚殮殯及葬祭一皆以禮不作佛事繼遭
父喪禮亦如之喪畢後以祿不及養欲絶意仕進父

有遺命不可違也乃循例北上適予亦被命承乏南
雍而汝亨復來卒業講磨精至遂以戊辰登第差往
諭雲之 語夷竣事而歸銓曹選授江西泰和縣知縣
始至即訪求民情吏弊與賦役輕重風俗美惡而一
新其政有事干上司而不便於民者即請稟議而更
易之有事涉可疑及重難者必親履其地廣詢於衆
務得情而後已時逆瑾擅政以逋鹺誣民邑中船戶
該償銀兩以萬計干連數百人諸邑皆急徵於民汝
亨極力辯白而盡釋之饋守中貴歲取貢絺亦爲告
免得減其數民賴以甦其學久弛則飾文廟新祭器

增葺學舍使士皆肄業其間而刊示宋諸儒講義使之誦習每與諸生論學必以忠孝禮義爲先而亟建忠節等祠以風勵之若社稷貳壇譙樓貳亭皆新之又毀淫祠及新創寺院正陋俗其行鄉飲則賓介必推其齒德之尊者不濫及也其行養老則擇其高年之有德與淳篤者而以齒數給之米肉絮帛不乏與也其與鄉宦相接必加禮貌不通私謁也其獄多滯囚皆立限完結無淹禁也其俗好健訟則日勤聽斷庭無留訟也府差下縣凌辱官吏取索害民則申文本府凡推徵追捕隨事緩急定以期限使其後先完

解不勞遣人而差擾遂息凡里役除正辦外別有小日則爲之裁節日費十減其九邑故有兌徵糧稅皆附糧里陪賠則召人首告及搜出冊中詭寄灑派埋繳等米清出一萬五千餘石而稅無虧耗舊僉民壯不公且不堪用則計糧五十石編定一名每名出銀若干當官顧募壯勇一人常川應役歲運淮糧原撥吳城等處交兌其費甚重申准題准就縣交兌而軍民兩便修理縣倉而造新厫一區於縣左措置積蓄及糴羅米穀以備儀荒其省耕下鄉則勸課農桑問民疾苦病者施藥死者給棺旌勸善良而禁治其強

梁習非者無非欲其相安於田里時地方盜起則立保伍法使民隨其村落相附多則五十家少或二三十家推其有材力爲衆所服者爲約長少壯者編爲什伍各備器械分夜巡警守望相助而境內以寧已而江西各處盜起嘯聚山洞攻城池掠府庫甚至宮亦被執時汝亨北覲始歸議欲築城先事恤民乃重減科派加恤小民揀備民壯倣武侯八陣圖法演習武藝朔望躬詣教場校射士氣爭奮賊衆環視不敢入境因而措置築城內爲磚城周七里有奇外築土城十里以備其不足所用磚石工料諸費規畫有方

民不知勞僅兩月而成功當道嘉其能城各郡邑皆委汝亨經畫又用調取狼兵撫按從回計議接應汝亨調狼兵所經擄掠甚於刼盜乃請總制出令兵船不許灣泊若一船泊岸則刑其船戶十船爲幇以次抵岸領受支應不許紊亂由是人皆肅然兵過後又取刑於軍門而永豐新淦等縣黄栢等嵩皆所督守擒獲賊首某某等以功受賞又委督撫袁臨吉三府兵快以防後虞而諸公每有旌薦必以爲稱首焉已而秩滿三載攷績赴部課最遷任未幾以急缺風憲召用民庶灑涕攀留遂相率爲生祠祀之膺召赴京而

銓曹拘於年例不果入臺乃授兵部武庫司主事奉
勅追贈父如其官母爲安人本部委令看本數月每
與中人相忤辭不就改差督漕及督視武學又差巡
行紫荊等關深歎武備踈略欲加整飭則多苦掣肘
又因論彭中丞及胡憲使事與當道不叶已有歸志
時有　太皇太后大喪　聖駕自北狩奔歸僅數月
復有言出狩汝亨抗疏謂議太禮守大法以隆治道
事關陳仁義指摘時弊憂深而情切義激而言直幾
獲重譴賴大臣力救而免旣而陞署員外郎吏曰宜
持帖往謁印綬監汝亨獨不往遂移疾欲歸官長日

使人速出視事吏胥即曹迭往催迫不得已復出視事逾秋而大駕復北狩不復可言去矣但以時事日非憂悴成疾屢欲求歸求南求外皆不得越明年駕回郊天未幾復有南巡之命汝亨與武選郎中黃君伯固皆欲有言遂相謂曰古者 天子巡狩無非事者而一遊一豫民獲休助固爲善也今乃巡遊無度而流連忘返使民胥饑乇恁而供億煩費爲郡邑之憂吾輩雖官非言責而與焉侍衛之衆皆所職守苟舉而不法亦所當言不猶愈於工執藝事之諫乎況聞寧府久蓄異謀欲爲不軌中外莫不知之設有

博源之變悔將何及乃各述所見而參合爲一疏聯署以進其疏所陳曰崇聖學通言路正名號戒遊幸去小人建儲貳六事而忠憤激烈詞氣剴切不自知其上逆龍鱗下忤權貴也疏既入日待罪　闕下是後在廷羣臣皆以是事伏闕而諫者二百人已而有詔以汝亨與黃伯固等六人首倡是議同下錦衣獄餘者皆杖之而同頁鉗校以跪於門者五日汝亨六人又三加訊杖而坐繫一月黜降爲民餘皆降調有差汝亨在獄中嘗與伯固講易九卦明處憂患之道同獄人皆處分後事汝亨獨無一言及出獄還舍其

孺人謂曰何自苦如此汝亨曰吾身所爲吾弗悔也
由是病勢日危一日索筆作書與諸子曰吾雖死汝
等當勉爲忠孝庶不負吾所教也明日與其配孺人
拱手曰吾與汝別矣目遂瞑其月惟徐孺人與幼子
在側凡同鄉同年及同僚皆來弔哭而奠之相與經
紀其喪越旬日而櫬行汝亨生天順甲申十一月七
日終正德己卯四月二十七日得年五十有六徐孺
人同里名家女有婦道善克其家子男五人

兵部武選員外郎贈太常少卿諡忠愍楊公繼盛墓誌銘

徐階

公諱繼盛字仲芳別號椒山忠愍者諡也 國朝之制非大臣不得與於易名公位下乃得諡者今 皇帝御極遡觀化源謂公死諫節甚偉宜尊顯以勵士大夫故奉 遺詔贈公太常寺少卿廕子應尾爲國子生而 特賜令諡其義則取諸危身奉上在國逢難云初公舉嘉靖丁未進士授南京吏部驗封主事師事大司馬苑洛韓公盡通其天文地理太乙壬奇兵陣之學名聲重一時辛亥遷兵部車駕員外郎當

是時大將軍仇鸞驕然心憚虜欲利啖之以緩兵請
與虜爲馬市有成議矣公上疏斥其不可者十辯其
說之謬者五鸞因詆公撓邊計惑衆心　詔錦衣衛
逮公置訊獄具貶狄道典史踰年擢知諸城尋遷南
京戶部主事又遷刑部員外郎調兵部之武選嘗獨
居深念至夜分配張安人問其故公曰吾受　上恩
思有以報耳安人曰嚴相國方用事此豈君直言時
耶公不應而心自計欲報恩其道莫如去姦人使不
得亂政遂以癸丑正月疏論少師嚴嵩十罪五姦請
名　二王問狀公意以嵩在位久其黨與布滿中外

上郎問必不肯言而今皇帝以明聖在東府兼一名問可盡得其實嵩更借以爲說詔逮公訊所以引二王者公具對倮倮至斷指出脛不易詞詔杖公百送刑部獄郎史君朝賓議從輕比而其長貳皆嵩黨竟當公詐傳親王令旨殺公之將受杖也或遺之蚺蛇膽卻不受曰椒山自有膽或謂公勿怕公笑曰豈有怕打楊椒山者及繫刑部創甚吏畏禍莫敢收公公乃自破瓷碗刺右股出血數升已復手小刃割左股去其腐肉旁觀者咸爲戰悚公顧自如在獄三年以乙卯十月晦死西市臨刑賦詩云

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天下相與涕泣傳誦之嗚呼士方平居語及節義往往扼腕張眉目自謂能之一旦臨患害僅如毛髮輒心悸色變不敢出一詞或走匿以私苟免有能自奮如其言者寡矣未有蹈必死而不悔者也偶出不意蹈一死及既脫幸深自懲創毀方以爲圓又或自滿足不復肯爲危言正色者有矣未有慷慨激烈赴再死而不顧者也公始忤仇鸞偶不死奔走絕塞間稍稍徵用去訊繫時無幾痛苦之狀宜猶在心目張安人所以語公與古牛衣之說亦何以異而公不懼不

惑卒直諫以殞其生此其視唐子方諸人且猶過之矧世祿碌碌者耶公死之歲刑部郎今藩臬王君世貞為求救于嵩所厚嵩曰行卜之其子世蕃不可而其黨鄢懋卿等亦相與爭曰不殺某所謂養虎自貽患也故公竟死公死而地為震者累年其後給事中今中丞吳君時來刑部主事今中丞張君翀太僕卿董君傳策相繼論嵩嵩又將殺之奏　上地忽震　先皇帝悟而止由此觀之精誠之至天地且為之動矣嵩業已仇公等其必欲殺公不足怪彼黨嵩者獨何心哉夫其導嵩以殺公恐遺患也然公死七年　先

皇帝用御史今中丞鄒君應龍言罷嵩致逮世蕃論
戍嶺南又二年御史今中丞林君潤發世蕃逆狀
詔棄市籍其家則夫所謂忠者果可以計免否也公
死時應尾尚幼藩臬君與其友吳君國倫徐君中行
宗君臣倡諸縉紳經紀其後事兵部主事今中丞王
君遴歸公喪且以女婚其次子由是諸君者相繼獲
罪而藩臬家禍尤酷今十有二年公既受　恩卹于
朝又以御史郝君杰請建祠保定　賜額日精忠諸
君亦次第登用而嵩之黨則盡巳斥逐嗚呼後之欲
爲君子小人者可以鑒矣公先世小興州人洪武中

有諱伯源者奉　詔徙容城傳四世至青青生贈兵部署員外郎富是爲公考公生以正德丙子五月十七日年僅四十子二長即應尾次曰應箕皆張安人出昔歲甲辰公領鄉薦卒業國學予府爲祭酒奇公文因日進公爲講說經義與所以立身事君者公亦不鄙而聽之故予與公相知深公死予悲之倍于衆數謀于中丞王君視諸孤而日跂望于　恩卹之及去年幸聞末議然後所以悲君者獲少紓萬一焉

八　日應尾改葬公某山之原奉藩參君狀來徵銘予義不得辭也爲撫公大節俾歸而納諸墓中若公

居家之行秩道之政詳具公所謂年譜及蕃𥫱君狀
略曰萬物禀氣以爲命公生其中得厥正位卑身仕
益自奮　君恩必報以死殉人心爲憤地爲震厥星
一終天乃定羣姦漸滅　主明聖易名建祠錫贈塵
制祠前後相輝映嗟公一死重執並我銘揭之爲
世觀

楊忠愍公行狀

王世貞

楊忠愍公者諱繼盛字仲芳其先小興州人也當洪
武中小興州數中虜有詔盡徙其民內地而公之始
祖百源者得保定之容城遂家焉百源有子逃又三

世爲公王父青生封兵部公富爲公父富有子三人公其季也始兵部公娶於曹而生公兄繼昌矣已復娶陳女生仲繼美久之曹復卒公公始就襁褓有可賢兵部公居佰謂人曰日者言吾門當驟大豈是子耶然公僅七歲而曹竟捐館陳女妬曰夷公於豎使牧公飯牛牛肥踰年從牧所以間往里塾覘里中兒誦讀揖遜而心好之歸謂兄請得受里塾學兄曰若幼何學公艴然曰夫幼者任牧牛乃不任學兄言於兵部公奇而聽之學公竟學然不廢牧也十餘歲而兵部公亦捐館久之兄坐邑賦踐更公遂往代踐

更至十三而從師受經爲舉子業漸有聲十八補邑諸生踰冠讀書於邑寺僧舍自勵刻苦恒讀至夜分燈且盡瞑坐而思屬文誼會寒無下襦遶屋行且誦日所聽令脛以上微暖得稍假寐五鼓起汲水手凍屬於綆呵之乃解其明年春諸僧病疫且甚同舍生俱亡去公獨曰吾去僧誰爲治湯藥者乃吾死僧矣則爲之親爨事問醫調藥飼僧以次愈而兄病疫亦作報至公於是奔波歸日夜不解衣而扶侍亦愈時人異之爲語曰疫無鬼以爲不信覩楊子公既爲諸生數從有司薦不利家益貧然益以勤苦其術業

益進遂舉庚子鄉試明年辛丑下第歸當入太學公兄繇昌計以入太學當損貲爲負笈費不可則乘公出而强公婦以八石穀廢箸居曰毋溷乃公爲也公遊太學再試居首爲名高故薦紳大夫遍館穀之稍稍具槖中裝而婦治農有天幸輒歲公竟事歸爲酒名其姻族舉兄繇曰始弟所以默而從廢箸者懼不勝負笈費爲兄累今幸有餘貲足佐兄朝夕請得復從守下更可乎兄愧然許已復當計偕有司以三十金爲公裝公悉推兄使輸邊獲散官敘曰吾道近可徙也甲辰復下第再入太學時祭酒華亭徐公異公

材爲指授經義甚悉公遂以又明年之丁未舉進士
高第授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及與考功郎鄭公曉
遊鄭公者素負鑒以裁一世上而獨愛重公謂人曰
夫夫非吾所及也因爲公語古今成敗得失與國家
章典大者公主事驗封而郎中以缺告驗封掌諸郡
邑吏入隸事者公已夙鉤得其弊乃爲嚴登籍定序
先後革冒替精誰何其試吏毋得假手上下翕然稱
服公既以曹事簡稍用力詞章久而厭之而是時關
西韓公邦奇爲兵部尚書韓公大儒公始從之而受
樂三月而得其數乃謂韓公曰樂體於理而用於聲

者也有器而後有聲夫器理所寄也乃構桐竹絲漆手製管和矣已製琴已瑟若簫笙塤箎之類諧而合奏之若一以復韓公公大悅曰技更進是乎姬吾語汝吾欲製十二律之管管各備五音七聲而成一調何如公退而凝思廢食寢者三日夢大舜坐投公以金鐘使之擊而詞之曰此黃鐘也公醒而汗恍若悟者起算燈促復製管至明而成者六已而十二管成韓公撫膺高蹈曰得之矣始吾輒志樂成而九鶴飛舞於庭其應乃在子耶韓公既歸老語公樂不足以盡子吾為子悉吾天文地理太乙六壬奇門兵陣之

書而投于公乃徧習焉而會諸僚有講聖門之學者
公又從講學人或謂此曹子什伍責聲譽奈何中之
公不顧曰道在人志耳予不聞夫商丘中誘而投火
以得寶者耶庚戌秋虜大舉犯京師而南南中議發
兵入援噬嗟嚄當往者公奮曰主辱臣死即無一兵從
我丈夫獨身取單于耳會虜退其明年公滿三載考
道由山東謁曲阜孔顏氏廟徘徊於俎豆之間久之
登泰山絕頂望雲氣慨然歎天體之不盡益有志於
學以明年辛亥春抵吏部南見即遷爲兵部車駕司
員外郎時咸寧侯仇鸞以雲中騎勤王驟得兵政

天子虛已聽之而庚驁驕且內畏虜虜請於二邊互市市馬庚鶩主之奉以中國幣帛議遣使公乃上疏條論其十不可五謬大略謂互市市馬者和親別名也虜踐蹈我陵寢虔劉我赤子而先之和忘天下之大讎其不可者一矣往北伐之詔下天下曉然知聖意日夜輸其兵食以助京師而忽更之曰和失天下之大信其不可二矣以天朝堂堂而下與犬羊互市冠履倒置損國家之重威其不可三矣天下豪傑日夜磨厲其長技以待試而甘心於虜今謂國家厭兵無所用之灰豪傑效用之志其不可四矣庚戌之變

天下頗講習兵事無故以和弛之使邊鎮美衣媮食而自肆懈天下餙武之志其不可五矣往者邊臣私通虜吏猶得以法裁之今導之使通其不勾結而危社稷者幾希開邊方通虜之門其不可六矣伏羌之恭在在有之往者厭國威不敢肆今訓縣官惛而奉虜乃爾其何有於我開百姓不靖之漸其不可者七矣虜昨深入時我雖不敢逆一矢然彼知我無備也備之已半歲而互市終之彼訓我尚有人乎長胡虜輕中國之心其不可者八矣虜役詐出沒叵測我竭財力而葷之邊虜貪糹不至未可知也因互市而伏

兵若吐蕃清水之盟未可知也或互市畢即入寇入寇矣而駕誘他部我既無所攝問之未可知也或以下馬索上價或責我以他貨或望我以苛禮未可知也墮胡虜狡詐之計其不可九矣大約歲帛數十萬得馬數萬疋十年之後虜馬少而我帛亦不繼將何以善其後不爲國家深長之計其不可十矣凡爲謬說者有五不識曰吾外假馬市以羈縻之而內寬吾以修武備夫虜至無厭也至無恥也吾安能一一而應之是終兆釁也且吾果欲修武備而何所藉於羈縻此一謬也曰吾乏馬吾藉此一資吾軍則又非也

既和矣無事戰矣得馬將焉用之且虜安肯捐其壯馬而予我此二謬也曰互市不已彼且朝貢夫至於朝貢而中國之捐貲以奉虜益大矣此三謬也曰虜既利我必不失信又非也夫中國之所開市者能盡給其衆乎不給則不能無入掠此四謬也曰兵危道也佳兵不祥夫敵加於已而應之胡佳也人身四肢皆癰疽毒日內攻而憚用藥石可乎此五謬也夫此十不可五謬非唯公卿大臣知之三尺童子皆知之然而有爲陛下主其事者蓋其人內迫於國家之深恩而外慴虜之重勢內迫國家之深恩則圖倖目前

之安以見效外帽虜之重勢則務中彼之欲以求寬然公卿大臣知而莫爲一言止之者止則身任其責而危閉則人任其責而安陛下宜振獨斷發明詔悉按言開市者選將練兵聲罪致討不出十年臣請得爲陛下勒燕然之䪵懸俺答之首於槀街以示天下萬世疏奏上壯之下相嵩等八臣議咸唯唯侯鸞恍憤曰豎子目不知虜宜其易之乃密疏云云上意遂中變下公錦衣獄就置訊公持論侃侃不屈獄具貶狄道縣典史狄道在陝西之臨洮山中其民不畏法而狄道令嚴重公不敢煩以事公請曰余典史也不

敢有他請請得從與史事令賢其意而許之公務益敬共其職冬月受命讞竟莫弗倦臨洮民翕然稱楊公神明即監司以難獄猶豫者輒問楊與史云何不以及令也公少暇則進邑諸生爲講說文義大指諸生人人得意恨見公晚而公捐俸祿益之束贄買東山超然臺剪棘立書院以居諸生祀伏羲而下至周孔配以濂洛關閩諸賢狄道之旁地故多回夷其子弟悉習梵典公召而約束焉爲立二經師而身誨其稍異者三十人諸生日益衆無所取食公乃集邑吏搜飛灑者伏糧得三十石而鬻所乘馬及婦張夫人

服業買民間最重賦地二千畝白於府以佽糧予之乃倣故井田意割授諸生父兄使畝入粟以給筆札及婚喪之費又買城西廢圃使茹蔬而引洮河之水灌漑之地益以肥饒給諸生勝讀矣邑故有煤山生番制之不能開而仰給薪於二百里外公挾衛指揮單騎往召生番諭之咸服曰楊公卽須吾穹廬且舍而況此煤山耶邑遂不苦薪時有稱巡按御史使下邑需責禍者公詩其人曰御史無責禍也責禍卽御史吾且得請之其人大窘郡守尉爲旁解乃得脫去自是無來責邑禍者矣公之爲典史狄道將三年其

吏民愛之呼楊父諸生或稱關西夫子而虜數敗約
入寇侯鸞奸復露罪至族公言大警天子思之稍遷
山東諸城令之諸城月餘即遷南京戸部主事之南
戸部三日而遷刑部湖廣司員外郎道復調兵部武
選當是時相嵩最用事惡侯鸞剌骨而善公兼以不
得立貲之爲恨然天下之惡相嵩甚於惡侯鸞公始
遷刑部郎欲移疾歸既復調兵部則中夜起坐自詫
曰天子遇我厚矣我何以報塞張夫人從傍笑曰公
休矣且歸耳公曰何謂也張夫人曰夫一侯鸞而困
公幾死今相嵩父子百鸞也公何以報爲休矣且歸

耳公霍然大悟曰吾乃今而知所以報也於是日夜密具疏謀論相嵩抵任之十二日而疏成爲癸丑元日將上之會上方怒諸給事所行遣公已抵闕門矣趨出更十五日而齋齋三日乃上疏其辭曰臣先因阻馬市罪應下獄逆鸞威屬問官鍛鍊必欲置臣於死陛下特寬其罰不二年間復至今職夫以抓直罪臣天地隆恩不死逆鸞之手而又遷轉如此之速則自今已往之年皆陛下再賜之年而臣身亦　陛下再生之身也臣夙夜祇懼思所以捨身圖報益未有急於請誅賊臣者方今在外之賊惟胡虜爲急在內

之賊惟嚴嵩爲最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
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剿絕胡
虜之先且嵩之罪惡貫盈神人共憤徐學詩沈鍊王
宗茂等常劾之矣然止皆言嵩貪汚之小而未嘗發
其僭竊之罪嵩之姦佞又善爲撫飾之巧而足以反
誣言者之非　陛下之仁恕又墮嵩之感恩而歸於
正故嵩猶得竊位至今爲嵩者乃曰懼言者之多而
益恣其彌縫幸於得　陛下之留而愈無忌憚衆惡
俱備四端已絶幸賴　陛下誠敬格於皇天天心仁
愛屢示災變以警去年春雷久不聲占云大臣專政

夫大臣而專政孰有過於嵩者又冬月下有赤色占云下有叛臣凡心不在君而背之者皆叛也夫人臣而背君又孰有過於嵩者如各處地震與夫日月交食之變其災皆當應賊嵩之身乃日侍左右而不覺上天仁愛警告之心亦恐怠且孤矣不意陛下聰明剛斷乃甘受嵩欺人言不見信雖上天示警亦不省悟以至於此也臣敢以嵩之專政叛君十大罪爲陛下陳之我太祖高皇帝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閣之臣惟備顧問視制草故載諸祖訓有曰以後子孫作皇帝時臣下有建言設立

丞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死此其為聖子神孫計至
深遠也及嵩為輔臣儼然以丞相自居挾陛下之權
侵百司之事凡府部題覆先面稟而後敢起稿嵩之
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嵩指使絡繹不絕一
或少違顯禍立見及至失事又歸罪於人是嵩雖無
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而無丞相之
責天下知有嵩而不知有陛下此壞祖宗之成法一
大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
移臣下亦不可毫髮踰僭嵩一以票本自任遂竊威
福之權陛下用一人嵩即先訃之曰我薦之也及黜

一人嵩又號於衆曰此人非我所親故罷之陛下宥一人嵩即謂之曰我救之也及陛下罰一人嵩又號於衆曰此得罪於我故報之嵩竊　陛下之喜以市已之恩假　陛下之怒以彰已之威所以羣臣畏嵩甚於畏　陛下畏嵩甚於畏　陛下臣不意　陛下之明斷乃假權於賊子如此此嵩竊　君上之大權二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已人臣事君之忠也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人臣不敢彰已之能以與君爭功如此　陛下如有一善嵩必令子世蕃傳於人

曰　上故無此意我議而成之又將　聖諭及嵩所
進揭帖刻板刊行爲書名曰嘉靖疏議欲使天下後
世謂　陛下所行之善盡出於彼而後已也人臣善
則稱君之忠果若此乎此掩　君上之治功三大罪
也陛下之令嵩票本蓋取君逸臣勞義也嵩何所取
而令子世蕃代票又何所取而約諸義子趙文華等
羣會而票擬屢更數手機密豈不漏泄所取題疏方
上滿朝紛然已知天語旣下前諸若合符契如錦衣
衛經歷沈鍊劾嵩疏　陛下發大學士李某票擬某郎
使所善問世蕃乃同趙文華擬票停當令文華袖入

封進此人所共知也即劾嵩之疏世蕃猶得票擬餘可知矣是嵩既以臣而竊君之權世蕃復以子而弄父之柄百官孰敢不服天下孰敢不畏故今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此縱姦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邊事之廢壞皆原於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爲輔臣乃爲壟斷之計欲令孫冐功於兩廣故先置伊表姪歐陽必進爲總督姻親平江伯陳圭爲總兵御史黃如桂爲巡按朋姦比黨壽張爲幻先將長孫嚴效忠冐兩廣奏捷功陞所鎮撫又冐瓊州一人自斬七首級功送刑徵部效忠告病乃令次孫嚴鵠襲替鵠又告併

前效忠七首級功加陞錦衣衛千戶今任職管事效忠嚴鵠皆世蕃豢養臭乳子也何嘗一日離左右而至軍即至軍亦豈能一人自斬七首級而假報戰功濫竊官爵以故歐陽必進得入爲工部尚書陳圭托疾得掌後府黄如桂得驟遷太僕寺少卿是嵩既竊

陛下爵賞之權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顯拔其私黨此偏既作傚傚成風蔣應奎等令子冒功杖死遣戍皆嵩有以倡之也夫均一冒功也在蔣應奎等貪冒科道則劾之在嵩貪冒人所共知科道乃不敢劾嵩積威足以箝天下之口可知也此冒 朝廷

之軍功五大罪也逆賊仇鸞總兵甘肅貪虐論革嘉靖二十九年大同帥張達等敗沒正胡虜竊伺之時使嵩少有為國家之心豈肯用此債帥以寄干城而世蕃乃受鸞銀三千兩揹逼兵部薦為大將及鸞冒哈舟兒軍功世蕃亦藉以陞蔭嵩父子於時嘗自誇以為有薦鸞之功矣及鸞勢出嵩上反肆凌侮故嵩嘗自歎以為引虎遺患後又知 陛下有疑鸞之心恐其敗露連累始互相排謗以泯初黨之跡以 陛下之明然不知始而逆鸞之所以敢肆者恃有嵩在終而嵩與逆鸞之所以相反者知 陛下有疑鸞之

心故耳是勾虜背逆者皆嵩也而受賄引用嘗者嵩
與世蕃也進賢受上賞進不肖受顯戮嵩之罪惡又
出鸞之上矣此引背逆之姦臣六大罪也前胡虜犯
內地深入經時兵法擊其情歸此一大機也而兵部
尚書丁汝夔問計於嵩嵩乃曰京邊不同勢敗於邊
可掩也敗於京不可掩也且虜飽自退耳故汝夔傳
令不戰及陛下逮治汝夔求救於嵩嵩又曰無恐也
吾爲審疏保若及汝夔臨刑而後知爲嵩所紿乃大
呼曰嚴嵩誤我矣是嵩以不戰紿國而以死紿汝夔
也此誤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黜陟者人君之大權

非臣下可得專且私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
與世蕃革任爲民矣嵩於考察京官之時逼令吏部
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豐罷黜荷蒙　聖明洞察
留用夫應豐乃　陛下供事内廷之臣嵩猶敢肆其
報復之私則在内之臣遭其毒手者又何可勝數耶
戶科都給事中厲汝進以論劾嵩與世蕃降爲典史
矣嵩於考察外官之時復逼吏部將汝進罷黜汝進
言官也縱言不當　陛下既降其官矣其爲典史則
無過可指也嵩乃以私怨罷黜之則在外之臣被其
中傷陷害者又何可勝數耶夫考察大典也　陛下

持之以激厲天下之人心賊嵩竊之中傷天下之善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今府部之權皆攬於嵩矣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主者嵩於文武之遷陞不論人之賢否惟論銀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通不以報國爲心惟日以賄嵩爲事將官既納賄於嵩不得不剝削乎軍士多至失所有司既納賄於嵩不得不濫取於百姓多至流離利歸一人毒徧於天下人人思亂皆欲食嵩之肉　皇上雖累加撫卹之恩豈足以當嵩殘虐之害哉如是臣恐天下之患不在胡虜而在域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先

朝風俗淳厚近古自逆瑾用事始一少變至嵩為輔臣諂諛欺君貪污卒下通賄慫慂者貪如盜蹠而亦膺用奔競躁拙者廉如夷齊而亦罷黜守法度者以為固滯巧彌縫者以為有才勵節介者以為矯激善奔走者以為練事甲污成套牢不可破雖英雄豪傑亦入套中從古風俗之壞未有甚於此者究其本源嵩先好利天下所以皆尚乎貪嵩先好諛天下所以皆尚乎諂源之不潔流何以清風俗不正而欲望天下之治得乎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嵩有十大罪昭人耳目以　陛下之聰明而若不知者　陛下

侍臣子之心出於至誠賊嵩事　陛下之姦人於至
神以至神之姦而欺至誠之心無怪乎墮其術中而
不覺也臣請更以嵩之五姦言之　陛下之意向
者莫過於左右侍從嵩欲扎之以伺察　聖意先用
重賄結納於　陛下一言一動無不報嵩報則酬以
重賞凡　聖意所愛憎舉措嵩皆預知故得遂其逢
迎之巧以悅　陛下之心　陛下悅嵩之能盡合而
謂之才不知其先有人以通之也是　陛下之左右
皆賊嵩之間諜其姦一也通政司納言之官嵩欲阻
塞天下言路故令義子趙文華爲通政使凡疏到文

華必將副本送嵩與世蕃先閱而後進疏內情節嵩皆預知少有干涉即為彌縫聞御史王宗茂劾嵩之疏文華停留五日方上故嵩得以展轉掩飾是 陛下之納言乃賊嵩之鷹犬其姦二也嵩既內外彌縫周密所畏者厰衛衙門緝訪之也嵩則令世蕃將厰衛官籠絡追結姻親夫既與之親又豈忍發露其惡不然嵩籍江西去京四千餘里而結親於此欲何為哉不過假婚姻之好以遂其掩飾之計耳 陛下試詰嵩諸孫所娶者誰女立可見矣是 陛下之爪牙乃賊嵩之爪牙其姦三也厰衛既已親矣所畏者科

道言之也嵩於進士之初非私屬不得與中書行人
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不得與給事御史之列考選
之時又擇熟軟圓融出自門下者方補科道既選之
後或入拜則留其飲酒或出差則為之餞贐或心有
所愛憎則授之論劄為嵩使令至五六年無所建白
即陞京堂方面夫受嵩之恩既如此附嵩之效又如
彼以故科道諸臣寧忍於負 陛下而不敢忤於權
臣也是 陛下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其姦四也科
道雖入其籠絡而部臣如徐學詩之類亦可懼也嵩
又令子世蕃將各部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或援

之鄉里或托之親識或結爲兄弟或招爲門客凡部中有事欲行者先報世蕃故嵩得預爲之布置各官少有怨望者亦先報世蕃故嵩得早爲之斥逐連絡蟠結深根固蒂合爲一黨互相倚附各部堂司太半皆嵩心腹　陛下自思左右心腹之人果爲誰乎此眞可爲流涕者也是　陛下之臣工多賊嵩之心腹其姦五也夫嵩之七罪賴此五姦以彌縫之五姦一破則十罪立見　陛下何不忍割愛一賊臣顧忍百爲蒼生之塗炭乎臣前諫阻馬市謫官邊方往返萬五千餘里道途艱苦妻子流離宗族賤惡家業零落

幸復今官健將一月臣雖至愚非不知與時浮沈可圖報於他日而顧屢危冒險攻難去之臣覩難成之功取必至之禍哉顧 陛下以再生之恩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報 陛下況臣狂直成性忠義鬱結每恨壞天下之事者惟逆鸞與嵩鸞已殛死獨嵩尚存嵩之姦惡又倍於鸞將來爲禍更甚舍此不言更無可以報 陛下者 陛下聽臣之言察嵩之姦或召問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閣臣諭以勿畏嵩威重則置之憲典以正國法輕則諭令致仕以全國體賊臣既去豪傑必出賞罰既明軍威自振胡

房長　陛下之聖斷知中國之有人將不戰而奪其氣聞風而喪其膽矣內賊去外賊除其致天下之太平何有疏奏　上悉公意而相嵩方以他事得意構公復下錦衣獄詰公何自引二王公對曰非二王誰不懼嵩者且王家事渠寧不愛為嵩收耶獄具詔杖至百有遺公蚺蛇膽謂服之可以禦杖公笑曰吾自有膽何蚺蛇為却之第飲一卮酒畢受杖送司寇獄公創甚至夜半而蘇獄吏內畏嵩屏去藥食公碎甆甌手破諸腐肉血稍稍起司寇當公詐傳親王令旨敕中外駭且怪以人臣阿私侮三尺不宜至此

而鄖史君坐稍持獄讁矣佐重公辟者侍郎王學益
遇矣公以冬月行論從容讀書不輟且曰丈夫會有
死死分耳天得無稔嵩而後僇之耶將奈國體何是
時海內士大夫陰傳錄公疏至紙為貴而公當出朝
審諸中貴人夾道指目公勞以酒肉袖白金而遺之
至積道不得發公悉謝不受或謂中貴人是齮齕若
曹者曰楊公天下義士今得見之幸也即齮齕固嘗
而又竊指公三木歎曰奈何不以囊相嵩而囊楊公
也
上意且惜公欲免之居二歲而獄有失律逮冬
月行盡人籍籍謂公且不免司業王先生子雝調相

嵩謂曰公不憂萬世耶相嵩曰吾行當爲救之且上之王先生復前說曰卜之鬼乎人乎夫人則吳卜也而鄉胡植鄒懋卿曰不可公不覩夫養虎者耶乃自遺患相嵩者領之巳更有蜚語聞　上竟以十月朔論死公臨當赴義出所著年譜授其子應尾曰後十年可開也復爲詩二章其一曰浩氣迎太虛丹心照萬古生前未了事留與後人補其二曰天王自聖明制作高千古生平未報恩留作忠魂補蓋慷慨發長嘯以沒公沒之七年而相嵩敗狀大露　上采御史鄒君應龍言逐之歸戍其子世蕃又二年而御史

林君潤白發世蕃大逆狀論棄市籍其家貲巨萬萬
嵩削籍寄食於人以死又三年而　天子崩遺詔褒
錄諸死諫者吏部以公名居首贈太常少卿賜錄一
子太學生無何用給事陳君瓚言賜公謚謚忠愍用
御史郝君杰言祠公於保定額曰旌忠嗚呼國家之
所以爲楊公者足矣當公再上疏再得罪以死天下
稱公之忠痛公之寃而不知公之功實在社稷天下
知　先帝之怒公至僇其身而不知再用公之言以
格嵩嵩之奸於後天下知　今上仁聖數用言官言
褒卹公而不知其陰體　先帝之遺意嗚呼公可以

含笑地下矣公生於正德丙子五月十七日歿於乙
卯之九月晦春秋四十配張夫人朋村處士梁女婉
娩有志操嘗上書請代公死報聞丈夫子二長卿懸
尾太學生娶訓導李君某女次應某娶都御史王君
遴女恭爲兵部時聞公下獄慨然以女許配者也而
又有嘗許公婚而自悔匿避弗顧去者令其人在不
重悔恧然下汗耶　天子旌公之明年而應尾謀改
葬公持公所自著年譜徒步氷雪中八百里而謁世
貞曰先子之歿衞者實葬焉而未有志銘也將渡
江以請於少師華亭相公而藉君子之狀爲先容不

佞謝弗文應尾泣曰先子之遺意也不佞重謝弗敢蓋忠愍之沒相嵩實怒不佞而嫁於先君子有至痛焉應尾重泣曰不得子之狀無以辭於少師公也先子即死且不瞑既而王君以書來曰子爲狀而乞志銘於鉅公大賢忠愍公意也不佞不獲已爲著狀而淚涔淫流弗已至於序錄公遇難事則大慟幾絕投筆者三矣其辭之不能次固宜也公所上劾相嵩疏傳人人國史記之不佞故直書其文而稍去其浮漫者如右

兵部職方司主事梁公焯傳　黃佐

梁焯字日孚南海人與韜同登進士嘗過贛從陽明學辯問居敬窮理悚然有悟拜主事客主事巳卯三月上議南巡與姜龍等十七人上疏諫止　上命罰跪五日大杖三十　車駕遂行會佛郎機夷人加必丹末等三十員名入貢至南京江彬領四家兵馬從上遊豫導引火者亞三謁　上喜而留之北至京師入四夷館不行跪禮焯執問杖之又番人寫亦虎先與其甥米黑兒馬黑麻以貢獻事誣陷甘肅文武大臣恃彬及錢寧用事二夷人者或馳馬於市或享大

官之饌於刑部或從　乘輿餕珍賸於會同館或同
僕臣臥起而大臣被誣者皆桎梏幽囚以是輕侮朝
官焯每以法約束之二夷人相謂曰　天顏可卽主
事乃顧不可卽耶彬聞之謂焯凌虐駕下人員將奏
聞焯治後事以待　命三月丙寅　武宗晏駕是
日　皇太后懿旨誅彬已而火者亞三等就獄稱本
華人爲外夷所役於是與寫亦虎先等皆伏誅有
詔佛朗機不許入貢以嘗獄其君也新政雖別淑慝
焯嘗諫被杖陞俸一級初舉人武陵龔元亨與焯同
師陽明陽明使元亨往寧藩察其逆狀比濠爲陽明

所掄乃偕元亨同謀下　詔獄死焯捐俸爲傭棺斂
嘉靖初改司職方聞弟訃而病遂乞告歸養宜興醫
王閎衡送之及別謂曰益莫善於養心損莫甚於多
慾焯佩服其言卒於家年四十有六

兵部主事贈光祿寺少卿王冕　朱睦㮮

王冕字服周洛陽人也正德十二年進士授萬安知縣踰年宸濠叛所過屠燒無子遺諸郡縣長吏多望風潛走冕聞變即奮義募勇得死士數千人會都御史王守仁帥兵至冕以衆從時我軍已復南昌濠解安慶圍還救至鄱陽湖兩軍相拒濠盡出金帛犒士殊死戰自晨至午我兵不利王守仁發之微而風順冕密白守仁以小艇實葦於中擬建昌人語就賊艦乘風舉火濠兵大驚遂潰敗焚溺死者無算濠易舟挾宮女四人而逃冕追及濠投水水淺漾不死遂并

宮女執之檻送京師伏誅嘉靖初論功守仁封新建伯其下爵賞有差而晃仍知萬安縣久之稍遷兵部主事命守山海關甫五旬而妖卒作亂侍吏欲挾晃趨避晃曰不可吾有親在乃亟趨毋所執兵以衛賊至執之以刃脇不從遂見害守臣疏聞詔贈光祿寺少卿仍命有司建祠祀之子西星舉鄉試第一

卷終